



劉毓華

37年生

廣東人

作品／

詩集「北美洲的天空」、  
「舊金山抒情詩」

# 異國的粽子

新詩組佳作 劉毓華

手

別以為從縫紉機和刀勺旁  
逃脫的倦手，到了假日  
便獲得無所負擔的輕鬆  
妻子挽著丈夫的臂膀  
便有了一個閑適的斜角  
手們，在唐人街沉沉地墜著  
從雜貨店、肉店、菜店、魚店  
涌出來的塑料袋，葡萄串一般  
墜著，把每一隻手臂繃得筆直  
對酸痛的肌肉而言  
舉觴咏月只是詩社的奢侈  
被另一塊大陸的地心吸力  
所注釋的所謂漂泊，十指的秤鈞

最能稱出重量。手們  
成了一列列鐘擺，在街上  
錯雜地擺動，汗津津地  
清點著負重的日日月月

## 茶

鄉情萬種  
就該在廣式茶樓裡  
讓女侍傾大銅煲  
以熱氣騰騰的開水  
泡了又泡泡了又泡泡了又泡  
壺中自有關山萬里  
杯裡自有思念千丈  
真泡到市闌人散  
水色仍蕩出菱塘的潑灑  
仍漾出童年的倒影亭亭  
蒸汽仍淡寫村居的向晚  
最後祇剩下白開水的滋味  
卻雋永有如遙遠的初戀  
一進入異國便結上蟬壳的  
回憶，在一泡再泡之後  
完成了蛻變，一飛而加入  
茶市中鼎沸的蟬鳴

## 脚

挑著糞桶在田塍  
飛奔的輕盈  
硬是嵌進尖尖的  
高跟鞋。頭一回

盛裝的一群  
赴同鄉會的春宴  
咬著牙關在街上  
跛行，於是嘆息：  
這時髦的嬌婉  
昂貴過單程機票

到了半夜，椎心的  
懷鄉病  
生自腳趾

### 鷓鴣檔

在人的密密叢林裡  
在滔滔的汽車流水旁  
循規蹈矩地蹲在籠中  
啞默，羽毛也懶得涮上一涮  
只因近處只有汽油，并無清溪

肥是夠肥的了，可惜  
不會長一聲短一聲地喚  
「行不得也哥哥——」  
它們并非故國深山那一類  
一啼令人腸斷街市

再啼令人立刻買上回程機票  
就這般毫無詩意地蹲著  
讓遠來的「哥哥」買了去  
（「五元一隻，天上四兩

勝過地下半斤！  
清炖藥材，壯腰補腎

## 異國的粽子

### 一、洗筒葉

母親在水龍頭下  
埋頭洗著，乾枯的  
一片片，竟顯影  
故國關山的蒼翠來  
我抽出

尖尖的長長的一葉  
竟成龍舟  
滿載急鼓密鑼  
疾疾駛向胸間  
山光水色，呼聲潮涌  
十指成槳，一撥劃  
濺了一臉  
故鄉的流水

### 二、調餡料

無非是鹹肉、腌蛋  
紫蘇、花生、紅豆  
十年不變的花樣  
於是總覺有所虧欠  
例如屈子的蘭芷之香  
甚或環佩之絕響  
然而，妻祇在計算

諸般作料  
含卡路裡若干

### 三、裹粽子

每雙油晃晃的手  
都鄭重、莊嚴  
鬆散的米與餡料  
有如唐人街上的  
親情與鄉情  
就靠這般捏合、束緊  
好成為其香噴噴的  
傳統，其味醇厚的  
團圓。不期然  
也裹進了新的煩憂  
諸如：兒孫說中國話的  
笨拙，衣廠的凋零……

### 四、煮粽子

鄉下老松苑的文火  
不可得，只好由  
煤氣爐代庖  
嘟嘟囔囔了一整夜  
仍煮不出鄉野風味  
更為可憾，乃失卻  
炊煙的纏綿  
那可是詩宗的曲筆  
向蒼天寫千年孤憤  
幸好抽油煙機嗚嗚  
略似汨羅的夜波

## 五、吃粽子

無緣洗「龍舟水」的  
兒子，說太粘膩  
像祖母的嘮叨  
比不上香脆的炸薯條  
志在減肥的女兒  
自是敬而遠之  
只有我放開肚量  
佐以普洱濃茶  
從「離騷」到  
天使島的望鄉詩  
都在胃中攪成一團  
發為響亮之至的  
飽嗝

## 六、粽祭

以衆多玲瓏的粽子  
堆成尖塔  
憑之可眺望歷史  
眺望鄉關  
供桌卻落在  
銀行大廈的陰影中  
東西莫辨  
酒莊裡買不到雄黃酒  
中藥鋪中沒有苦艾  
依舊鞠躬如也  
依舊以「行者尊尼」

把小小陽台  
酌成古今江湖  
拈香的母親卻在旁嘆氣：  
不見村溪中的魚蝦  
上好的粽子  
向何處施捨